Backhouse a
MS. 1

秘籍网 www.miji8.com

Ms. Backhouse 1[a]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十八陽

鄉

鄉儀 善俗十書

賓儀 相見 長少往還 衣冠 刺字 進退 揖 召赴 齒位 獻酢 道途 獻遺 迎勞

餞送 吉儀 祭先 祭旁親 祭五祀 喪 賓儀 相見之節 歲首 月朔 不必每月皆行 遇三兩月 久不相見 乃行 辭見 謂久出而歸 則見 遠適 將行 則辭 出入不及一月者非 有慶事 當賀 請召 請召飲食 或議事同 燕見 非時議事 問 訊 皆謂燕見 已上有雨雪 或恙故 皆上 歲以上者 父之執 及無服之親 在父行者 及異爵者 皆是 敵者 謂與己上下不滿十歲者 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上者 長少之名 長者 謂長於己十歲首 冬至 辭見 謝賀 皆行 月朔不常行 有故則使人告之 長者於少者 燕見之外 惟施報禮 若五十以上 雖報禮亦息行 或子弟代之 時節 若遇雨雪 或他故 則遍諭少者 以止之 敵者更相往還 或有故不能行 則以書 或

秘籍网 www.miji8.com

傳語告之　衣冠　見長者皆幞頭惟燕見用帽子見敵者皆幞頭惟燕見帽子見少者帽子惟行報禮或用幞頭亦不如常請召如主人之服

刺字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見一家二人以上則人用一刺古者聞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無刺字後世弥文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達之達姓名至恭之禮若加辭語則失其義欲稍正之故立此儀燕見及赴請召皆不用　往見進退之節　見長者門外下馬以刺授將命者無將命則自命僕人展刺燕見則使人白之乃俟于外次無外次及雨雪則俟于廊無下或廳側偏次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階出門上馬主人送則揖而退若命之上馬則辭不得命則就階上馬若爵齒德當致恭者則堅辭之不從則已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于廊無有雨雪則廊無或廳側偏次以俟命僕人展刺燕見則白之主人出迎則進揖之告退則就階上馬見少者廊無間下馬無廊無或主人在廳則入門下馬有雨雪則就廳側下馬立俟命僕人展刺或口報相見畢告退則就階上馬古者客車不入大門請見人皆立於門外聞名於將命者俟主人出乃進近世惟施於尊者其餘或失賓主之儀凡徒行往見所俟之次如上儀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幹否有他客否度其無所妨則命展刺有所妨則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不繫此也凡見人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所俟者皆告退可也　賓至迎送之節　長者來見先聞之則具衣冠以俟若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不及知及入門下馬者擾所至迎之退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敵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擾所在出迎退則送上馬若徒行則送于中門外無中門則送于大門可也少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將命出請賓入主人迎于庭下既退或留就階上馬則送上馬或出外上馬則送于門　拜揖　見長者旅見則旅拜主人辭則特拜若辭不拜則揖之昔嘗納拜者皆四拜主人辭則再拜堅辭則揖之若欲納拜者主人納則四拜如不納則再拜燕見不拜惟嘗納拜者不見三日以上皆再拜主人辭則揖之見敵者皆再拜燕見及主人辭疾則不拜見少者皆不拜惟拜辱則賓或先拜或不敵則主人亦先拜燕見則主人先拜賓辭則止　請召赴召請召長者飲食必親往面致其意諾則拜之長者辭則止既赴召明日親往拜辱若專召他客者不可兼召長者召敵者以書簡既赴召明日傳言謝其辱召少者以容目或傳言召議事則即往有故則告其所以赴長者召若有衆客則約之同往不可約候于

秘籍网 www.miji8.com

別次始見則拜其見召主人辭則止明日又親拜賜主人預辭則書簡謝之若非專召則不必拜赴敵者召及始見則揖謝之明日傳言謝之赴少者召始見以言謝之明日傳言謝之　齒位　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上類者不必以齒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當不以齒異爵者如命士大夫以上古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爵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爲上客不以齒爵餘爲衆賓坐如常儀如婚禮亦以姻家爲上客

獻酢　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爲上客則初坐主人興取上客酒杯就盥洗上客興辭主人命贊者執事者執杯親執酒斟之執杯以獻上客受之以授贊者置于席前置在菓卓上主人再拜上客答拜上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命贊者徧取衆賓酒杯親盥洗以次斟酒執獻衆賓衆賓各受杯以授贊者各置于席前若主人是長者則衆賓旅拜是敵者以下則皆揖不拜主人乃揖就座又揖上客及衆賓皆祭酒祭少許於地乃飲卒飲主人興拜上客答拜若敵者爲上客皆如長者之儀惟卒飲不拜若少者爲上客亦如前儀惟上客先拜主人答拜若主人辭則止若衆賓中有長者貴者當致恭則特獻如上客儀若婚會以姻家

爲上客其獻不以長少皆如前儀　道塗相遇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敵則回避其次則立馬於道側長者揖之則揖之俟長者過乃行若長者徒行雖已回避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既過乃上馬若長者揖上馬則辭之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而過若徒行雖已回避見之則下馬揖之遂上馬若道泥濘及猥雜不可駐足則傳謝之遇少者乘馬若立馬於道側則揖進之既及前則揖行遂過若少者徒行已回避則不下馬避不及則下馬揖之如敵者儀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則先回避　獻遺　凡遠行者臨之遠歸者勞之久不相聞及歲時則有問久不相見及自遠而至則有遺有新物遠物可以分知人所欲所闕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厚薄斟酌行之非所行而行之及當行而太數皆爲黷物多則爲貨當行而不行則爲吝物雖微陋誠則受之物雖豐美不誠不恭則辭之凡獻者以狀列物致恭者白而後獻遺敵者則以書簡遺少者則傳言或以幅紙書其名物凡獻遺於長者一辭再辭則止敵者以下再辭三辭則止凡受遺以義可受則皆不辭可受而物多則量數而受無名則終辭之凡受長者遺若所致恭而禮厚者親往拜賜其次以書謝之於敵者報之於少者傳言而已　迎勞　長者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俟於道左邸舍將至令

秘籍网 www.miji8.com

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不拜問訊起居長者復上馬則從至其家見之乃退若長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于道側以揖之不敢則堅辭避之敢者則馬上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行不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請召獻酢儀　餞送　長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爲送之遠近或勢不能遠者亦不必遠先俟于道左邸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酢不具酒食則告別送之上馬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刺無酒食則立馬于道側俟其至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告別其送者亦推去者先行去者堅辭則遂揖別而退若將行以酒食爲餞則如請召獻酢儀　吉儀

四　祭先　祭先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脩除不可不嚴牲物雖不腆而享饎不可不親器皿雖不備而濯溉不可不潔禮雖不得爲而誠意不可不盡故齋宿薦徹致愛與恭豈可徇流俗燕褻之常尚鄙陋不經之事今雖未能方古亦當畧舉春秋之薦旬日具修三日齋戒務在躬親誠潔而已節文有不備則可漸求非禮之祠削之爲善如有意復古自可本諸禮經　祭旁親

近世祭多及旁親情雖近愛而無義禮惟殤與無後始祭于宗子之家

自餘祭者皆爲祭非其鬼蓋致隆祖考不得不然　祭五祀　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　禱水旱　水旱之災止可相率祈禱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望行望祀合聚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爲　嘉儀二　昏　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鄰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猥儀鄙事無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講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于斯矣　冠　古者未冠爲童子綵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帽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畧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　凶儀二　弔哭　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凡弔節始聞其遭喪或聞喪一弔既葬及哭一

秘籍网 www.miji8.com

弔凡弔服用素幘頭用白絹或布爲之白布襴衫角帶有服之親則麻帶或未能具或勢不得爲且用常服去飾古者羔裘玄冠不以弔蓋喪用吉服則情文不稱近世多避忌皆用吉服殊失其義士君子變而從古乃善然今士大夫謹於禮者亦多以素服弔喪若主人不改服則亦常服近世大喪卒哭則多用墨衰齊衰以下受弔多不用喪服如此則弔者素服復爲非宜凡弔時皆俟其成服後朝夕哭臨及聞喪舉哀時凡弔長者必旅弔之推一人先致辭畢乃再拜若持弔亦致辭畢再拜弔敵者雖旅弔亦特拜弔少者致辭而已若主人拜則答之常納主人之拜進前扶掖不令拜古者弔喪惟主人拜賓賓不答拜今未能行且施於常納拜者凡弔辭當云如何不淑或如之何之類再以言慰其居喪之意凡有喪者二人以上止弔其服重者二人服均則弔其主喪者或長者或不相識則止弔其識者喪無二主故也凡喪者爲酒食及爲制服以待弔者皆不可受若聞喪者已爲辦具則止之或已專爲其家治喪則當徧諭來弔者更不須具蓋弔喪本爲卹其患難協力助事往則自衣弔服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反爲已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豈得安乎此俗行已久爲害不細士君子力變之爲善如送葬止可前期致奠俟發引則送之若喪者有書請

召皆辭之請召尤非所宜也凡弔哭同舉者先哭後弔非弔時而往哭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凡弔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緦奠外不可設道祭祭奠皆主人之事賓客止可助以奠物或助其執奠近世道次設祭甚無謂凡往哭情重者雖遠必往情輕者非同里不往凡往弔之節始喪斂殯朔奠啓殯祖奠葬虞卒哭皆可往亦不必悉往未葬則哭柩及殯既葬則哭墓墓遠則哭于其家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緦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凡往哭皆衣弔服死者是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不拜皆舉哭盡哀當祭奠則助奠其酒食若主人不哭則亦不哭其情重者雖主人不哭亦哭之凡往哭若始喪可以親致褻則因哭于靈位之側居喪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于甲令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飲食出入之節多無所變衰麻月等雖有等差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有司之法令喪事貴勉在士君子之力行參取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一二以為復古之漸庶可遵用云爾凡遭喪聞喪自緦麻以上皆當制服令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經帶麻葛自有小大之制變除之節

秘籍网 www.miji8.com

當尊用之終其月筭而除之中衣亦當易以縞素力不能具或勢不能爲且可去飾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爲人論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自餘請謁會聚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亦亮之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人事則衣墨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已事乃衣墨衰以往在家接賓客亦衣墨衰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之會小功緦麻唯哭臨受弔乃衣喪服自餘皆衣墨衰出入如常唯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鄉儀終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其爲蘇昞季明博士兄弟所作今按呂和叔文集乃季明所序而此篇在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二字而記其實如此乙未四月甲子朱熹

鄉約

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

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相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貧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遠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淩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

秘籍网 www.miji8.com

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大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飭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容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者曰

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幙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幙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喻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皆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禮見必約同輩十人以上俱往燕見則特見可也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則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荅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絶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

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妨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外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倣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

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荅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荅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

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旣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遲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鄰人則助其幹辦之財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處理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爲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而不返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

已意稍增損之以適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卑者跪而荅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荅之同約者如其服而坐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作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容三讓約正先升容從之約正以下升自作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荅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荅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遍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遍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遍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四家禮範增損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

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爲人謀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爲衆所推者皆書于籍以爲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恃酒諠競博謂博賭財物鬬謂鬬歐罵詈訟謂告人罪慝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貴要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遠踰遠多端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有德有齒者持人短長及恃彊陵犯衆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爲人謀事陷人於不善與人要約退即背之及誣妄百端皆是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卹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與之

朝夕遊從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之類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不計家之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于籍三犯則行罰○禮俗相交凡行婚媾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甚不經者當漸去之○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衆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酒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

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為之營幹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并弔之耳二曰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于同約者及自于官司盡力防捕之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為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關人幹則往助其事關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弔問五曰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為之處理或聞于官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為人所欺罔衆人力與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枉有為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徧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徧告之凡有患難雖非

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不脩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弗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絶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食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鄰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忤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書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呂大忠白　呂氏鄉約終　答伯兄　呂大鈞和叔　鄉約中有繩之稍急者誠爲當已逐旋改更從寬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固如來教　答仲兄　鄉約事近排叅人回已具白人心不同故好惡未嘗一而俱未可以爲然惟以道

觀之則真是真非乃見若止取在上者之言爲然則君子何必博學所欲改爲家儀雖意在遜避而於義不安蓋其間專是與鄉人相約之事除是廢而不行其間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在家人豈須言及之乎若改爲鄉學規却似不甚害義此可行也所云置約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今小民有所聚集猶自推神頭行老之目其急難自於逐項内細說事目止是遭水火盜賊死喪疾病誣狂之類亦皆是自來人情所共邮法令之所許勑條水火盜賊同村社自合救捕鰥寡孤遺亦許近親收邮至於問疾弔喪並流俗常行約中止是量議損益勸率其不修者耳今流俗凡有率斂濟人皆行疏聚集並是常事漢之黨事去年李純之有書已嘗言及尋有書辨其不相似今録本上呈黨事之禍皆當時諸人自取之非獨宦者之罪不務實行一罪也妄相稱黨傲公卿二罪也與宦者相疾如讎三罪也其得用者遂欲誅滅宦者四罪也不知鄉約有何事近之　鄉約事累衆教督甚切備喻尊意欲令保全不陷刑禍父兄之於子弟莫不皆然而在上者若不體悉子弟之志必須從已之令則亦難爲下矣蓋人性之善則同而爲善之迹不一或出或處或行或止苟不失於仁皆不相害又何必須以出仕爲善乎又自來往復之言辭多抑揚勢當如此惟可以意

逆之則情義可得若尋文致　則不同之論無有已時如謂殺身成仁者蓋孔子謂時多求生害仁者既難得中庸之人且得殺身成仁者猶勝求生害仁之人豈謂孔子務為殺身以成仁中前書行老神頭之說亦類此向蒙問喻志諸侯之說亦類此處事有失已隨事改更殊無所憚即今所行鄉約與元初定甚有不同鄉人莫不知之亦難為更一一告喻流傳之人耳　答劉平叔　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一作細行顧惟鄙陋安足置議而傳聞者以為異事過一作競加論說以謂強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順非上所令而輒行之似乎不恭退而自反固亦有罪蓋為善無大小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今不幸出於愚且賤者宜乎詆訾之紛紛也雖然遂以為不順與不恭則似未之察耳凡所謂強人所不能者謂其材性所安難強以矯猶畏慎者責以寬泰舒遲者責以敏疾之類至於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力有不勉莫不愛慕今就其好惡使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者乎凡所謂非上所令而輒行者謂上之所禁俗之所惡猶聚斂群小任俠姦利害于州里撓于官府之類至于禮俗患難人情素相問遺賙卹閒有惰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參酌貧富所宜欲使不廢且所約之書亦非異事今序序則有學規市井則有行條

村野則有社案皆其比也何獨至於鄉約而疑之乎況諸州猶有文學助教之官其職事亦是此類但久廢不舉耳或有舉之者安得為非上所令乎以愚賤言之則不敢逃責或大人君子不以人廢言則似亦可恕或謂其間條目寬猛失中繁簡失當則有之矣明識忠告安敢不從近聞流言過實及於左右雖素以相亮亦恐不能無疑聊致一作布此意幸冀詳照

此篇舊傳呂公進伯所作今乃載於其弟和叔文集又有問答諸書如此知其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著進伯名意以其族黨之長而推之使主斯約故爾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勸 名公書判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些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縛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

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讎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爲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爲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鬧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元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觀唐六一訴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揚四唆使之故揚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鬪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奈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揚四杖六十唐六一顏細八顏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生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興教化之一端　又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爲鄉閭倡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刀筆廂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爲吾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誘其不肖者相率而爲禮義之歸而舊俗爲之一變矣然

每鬩訟牒乖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即爲欺詐以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仇以相攻不特親戚隣里反眼若不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冦讎嗚呼天惟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爾當職其敢不自勉徒忿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爲迪吉康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僎以齒以貴貴飲食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遜獻酬之儀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興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

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煥之爲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輒有倣羣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肄習而推行之使邵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斯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爲龔黃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爲鄉曲倡豐豐一紙謁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邵人之猶足用爲善也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居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戶與同志之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爲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此則豈惟邵人有恥且格雖以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令遇行禮時録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酒錢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倣此者仰各縣采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爲風俗之勸

鄉校 見校字下

鄉飲

見飲
字下

鄉射

見射
字下

詩文

松江郡志 宋樓鑰華亭縣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跛蹩之疾卧家待盡孟秋月末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爲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嘆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徹徑以上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爲宰恐其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業公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爲記且叙其事始及積蔽之實大略邑中歲造煑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彦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爲巨壑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

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爲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斛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促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敷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斛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蚕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銓艾未興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給到置牌引名色至不可縷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依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俯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

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僚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業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政政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退爲解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并書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衛涇篆額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汪立中立石蘇魏公集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狀臣竊以國家恃以爲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爲首務鄙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

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敕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耒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爲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發奸捕盜興利除害者爲次等二者咸無爲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耒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爲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陂澤久遠爲利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爲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後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庶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劉克莊回陳正言鄉會助筵劄子　共承真梁寵餉盛儀雖蒲省尊嚴不可領湖山之集然扮鄉繾綣猶爲主洛社之盟分餘瀝於羔酒價十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百之助某與同朝之勝旁及新榜之譽髦望遺公若景星鳳凰均託歡顏之庶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禀訓容摳衣而推謝文苑英華張欽敬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一作詢伍訴諸邑

吏將內之圜土曰來有授也　對　典禮是典訓導爲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愛一作受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繫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一作詢等閑曾不忍於爲厲內於圜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妄作輒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簿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失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己任免戾寔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利溢是亦爲政　又席晉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道他邦喬木坐遠飄蓬自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逋逃之流令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捕之有空効重丘之徇楚則失之便爲圜土之囚齊亦未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徵於有授事同遠於周典理難投於呂刑　又劉庭誥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厥陳禮教苟遠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辨族彼已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速訟所以成愆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鄉居彝倫或紊而逞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詒諸　徒鄉判　甲

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輒以圜土內之被告非法　楊慎金對　貿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政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時政住疑於磽肥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着身同梗泛喬木森在忽辭遠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邁於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有疑津途已驗寧遇長沮之問獄戶旋開一作閟行逢士師之鞫且夫爲政以簡貴清浇詭職司其居務取懲窒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旌節雖且云復關山如何得踰詰其所由方盡於理致之獄吏夫何有遠竊惟至公之道難加津吏之罰梁江文通集去故鄉賦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拆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蛾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迺凌大壑越滄淵沄沄積廢水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漵浦而捐視協韻聽蕭瑟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皐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兮無悅倚樽酒兮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菑以爲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熳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以加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絶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栢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

衡芳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瞻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嫠蟻而爲塵唐元結詩去鄉悲跼蹐古塞閑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宋陳炎松溪小棠出鄉詩　筍輿搓兀去程賒嶺路羊腸狹且斜祇見萬山迷眼界正無多地着人家當庭鉏土栽桑柘成級開田種麥麻可喜此邦皆務實學儒學稼是生涯錢塘帝驥集離鄉　不走京塵已十年治任西去興悠然功名欲立非人致才宦未伸還自憐路柳得春多意思野禽批水共連翩孤舟獨載無人語唯把空書攷聖賢僧文珦詩雪霽別鄉　雪霽別鄉關經行百里間溪流殊蕩漾山色正斕斑民散無多戶程途轉幾彎衰齡垂八十未必又重還唐韋孝標詩夢鄉　家住吳山舊苑東屋頭山水勝屏風尋常夢在秋江上釣艇游揚藕葉中晉謝宣城詩侍筵西堂落日望鄉　沉病已綿緒一作綿懨負官別鄉憂高城悽夕吹時見國煙浮曹丞漠漠輕雲晚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蘭庖且獻酬府君旻高識氣逈泉停知潦收幸預慶延渥方且一作將沐恩猷功曹紀旻芸黃先露早騷瑟一作屑驚暮秋舊城望已肅況乃客悠悠何從事

陰鏗詩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
抑憶家園寒田穰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宋陳藻樂
軒集融州望鄉　故國來來八十程登樓迷却桂州城望鄉不分千山隔
上趁金烏日裏行楊誠齋詩愁分水嶺望鄉　嶺頭泉眼一涓流南入虔
州北吉州只隔中間些子地水聲滴作兩鄉愁又　嶺北泉流分外忙一
聲一滴斷人腸浪愁出得廬陵界未入梅山摠故鄉元王逢梧溪集望
鄉操　春水兮滑柔春林兮翁稠春莫不好兮我心則憂徘徊顧瞻兮非
先子所釣游於乎人生不歸兮狐死之羞陳秋岩集望鄉歌寄廬陲齋
天漠漠兮野茫茫草蕭颯兮金風凉白日淡兮霧慘沙磧冷兮雲黃有人
兮獨立而惆悵悲歌兮南望而思鄉遡孤鴻之影滅兮書不得而遠寄驚
兎走之伏莽兮那思馳騁而發狂上馳車於半坡兮渺啞軋之餘響認邅
廬之幾點兮浮炊爨之烟蒼天將寒兮感物變歲欲暮兮單衣裳三載不
浴兮黧瘦質之塵垢鬢根點雪兮亂飛蓬之秋霜心一去兮萬餘里望不
及兮雲飛揚懷千載之向上兮人已云遠留萬古之遺恨兮綿綿久長高
臺荒兮哀李陵節旄落兮感蘇郎蒸琰悲憤兮兒呼母而失聲公主愁歌
兮願爲鵠而鴈翔彼丈夫女子之不同兮其情況則一耳今我之念昔兮

誰復我而悲傷奉天宇之開廓兮去留野鶴之容易垂我王之憫顧兮縱歸吾土而徜徉如醉夢之意撩亂重悵望兮迴中腸悵望兮苦歌思之沉鬱抱琴兮託遺調於宮商唐喻鳧詩懷鄉　秋風江上家釣艇泊蘆花斷一作古岸緑楊蔭踈籬紅槿遮鼉鳴積雨窟鶴步夕陽沙抱跡僧窓夜歸心過月斜宋鄒道鄉集次韻和師稷清明懷鄉之什　掃盡人間氷雪寒魚龍鱗甲動斕斑向來協氣無蹤迹從此氤氳滿世還眼裏飛蠅日夜侵對時寧復壯年心故人把手知難遇強起彈冠揷舊簪　天路幽禽暖韻頑芝蘭抽砌葉初長自憐骨立風光裏勉向原頭泣奉嘗　春聲入鼓曉蓼蓼春色盈花晚更紅陶冶東君了無意一時分付與晴風　冥心無物契毗耶觸處俱爲剖水涯却怪年來被春惱逢人不覺歎浮家　青鞋布襪水雲鄉勝踐曾同物外忙欲寄沃州雙淚去松陰高冢是星郎　南明山下枕清流胷次塵無一點留只恐少微黃色動終然來作濟川舟　高木籠軒翠作行枕書閒聽雨浪浪別來一念終難滅猶自追論几席傍軒謂南廳文會軒　觀象懸知歲有成通宵格澤照天明餘生飯飽無他事坐看紛紛萬物情　三元甲子幾回旋前日滄溟今甫田惟有交情似春壽蟠桃花裏自年年強幾聖詩依韻和楊尉郊外懷鄉　策馬長郊羨子

真獨羸風物與詩論驚飛鴈鶩投前澗歸去牛羊識舊村暴漲溪聲聞遠近久陰山氣亂朝昏異鄉我亦嗟游宦莫說啼鵑有怨魂楊詩有回望鄉關在何處更聞杜宇轉疑魂之句唐常莊詩江外思鄉　羊羊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江柳一絲絲高僧清塞詩冬日山居思鄉　太野始嚴凝雲天曉色澄樹寒稀宿鳥山迥少來僧背日收牕雪開爐釋硯氷忽然歸故國孤想寓西陵宋薛艮齋詩思鄉奉和枉室開門磅石泉平生活計枕書眠但知身世非人界不信方家說洞天陋巷分甘顏子樂一瓢所得許由賢年來把板塵埃去笑殺商山四皓仙趙元鎮詩思鄉　何意分南北無由問死生永纏風樹感深動渭陽情兩妙各衰白諸生未老成塵烟渺湖海惻惻寸心驚曾丰詩丁未仲春思鄉味會之樂簡寄董伯虎　天下清明節江南笋蕨天亂生無事種爭賣不論錢帶醋香醒鼻和糟味滑咽季鷹蓴菜念徒更雜魚鮮項平甫詩思鄉浩然齋雅談此却望并州是故鄉句也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白維中詩思鄉偶得　敲斷砧聲天欲霜朔風驅冷入征裳小窻睡足梅花月一夜歸心夢許長王十朋梅溪集嘉叟和詩至七篇有何時五畝成歸計來作鄰翁伴藝麻之句其鄉心方切後用韻　學

繼初寮事業賒閉門寧悔讀南華符分興化日烘荔室寓維摩天雨花宗丞寓居僧舍故里君應懍北嶽歸心我已到飛霞永嘉有飛霞洞天休休

莫莫宜閑處耕有添丁婦績麻元陳景仁詩思鄉　每動思鄉念高樓望不極春草接春波千里同一色唐劉賓客集送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舊丞相停盃處分不須吹宋徐節孝先生集送彭公過故鄉并序過故鄉美彭公也彭公以福州太守過于故鄉鄉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羈旅仕宦處於中州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問舍遂爲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公亦羈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游乎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桑梓先疇舊廬所親之黨皆在閩中故也乃一日以右司移疾懇請便郡朝廷不遠其意即用爲福州太守仍總兵鈐轄閩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掃除嚴之以齋戒其所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外盡其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儼然如有所視也其聲愾然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疎屬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黨來會人神和矣蓋公之孝思彌積乎其中而至於壅閼堙塞鬱鬱而不得泄者不知凡

幾何年矣迺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扶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組尊爲將相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也義無所病則君子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號爲稱職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藏怒不匿怨不挾忿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夫義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義人亦義之者身受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士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若彭公者眞可賀矣亦可歌也　不似嚴生乞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印如金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滿坐來門外故人稀有時載酒尋閭巷認得當年老父歸唐裴說詩亂中偷路入故鄉　愁看賊火起諸烽偷得餘程悵望中一國半爲亡國燼數城俱作古城空僧厲霆詩送友歸故鄉　萬事覺悠悠司空曙南圖尚旅游于良史獨愁常廢卷祖詠歸路半乘舟李頻野曠天低樹孟浩然江澄水浴秋杜牧唯應望鄉處呂溫群鴈正離洲于武陵宋陳藻詩樂軒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連如卓方阜昌豈料囊金隨後散一齊開鋪鬻文章我今濱死抵如許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

舊主胡仲弓詩思故鄉　隨龍南渡後五世作泉人僅識傳家譜空餘報國身中原無馬跡鉅野隔邊塵北定知何日歸期未有因文天祥詩集杜句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懷故山之情予始創文山其間水石竹木蕭然有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賓友日夕宴聚樂以忘憂真人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故人半為塵土而故鄉萬里并隔世外惟死則魂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送崔侍郎無家問死生憶舍弟涼風起天末憶李白萬里故鄉情江樓宴江漢故人少贈弟贊善東西消息稀憶弟異花開絶域遊何將軍山林野風吹征衣別贊上人　老夫悲華年聽楊氏歌天涯故人少送弟每望東南雲遣興決眥入飛鳥望岳人生無家別無家別親故傷老醜述懷剪紙招我魂彭衙行何時一樽酒憶李白春水滿南國遣寓慘淡故園煙陳拾遺三年門巷空遣興永為隣里憐草　迫迫萬里餘前出塞絶域誰我懷贈李五丈我圃日蒼翠雨回首望兩厓柴門春日漲雲岑過津口故園當北斗月窈窕桃李花喜晴紛披為誰秀九日元劉將孫養吾集蘭思卷舒師席領袖家山群玉留人沛吾乘芳雲氣九仙招我忽臨睨乎故鄉元已良時舊龜新滌某適茲日覩慰我心期喜季子之來歸感朗陵之久

別高矣美矣孰如晚節之香言之歌之真有登仙之羨惠徽誼味薄叙賀悰一代風流賀季真人間遊戲謫仙人神仙畫錦新官府文獻天範舊縉紳南澗林泉端有約北山猿鶴斷無嗔九仙迎笑還吾侶第一頭銜不榮塵唐百衲錦僧厲霆野望懷故鄉集句　野外登臨望李中崎嶇多在塵孟郊乾坤萬里眼杜甫江海十年人李嘉祐奔走失前計鄭谷支離笑此身戴叔倫鄉心新歲切劉長卿歸及柳條春孟浩然宋僧文珦詩懷故鄉

家住潛溪雲萬重別來四十九春風無田種秫不歸去夢落山光水色中強祠部集河北道中懷故鄉　一爲南國別久負故園期細雨破花氣和風柔柳枝競舟紅浪動桃菜緑煙披寂寞洪河北桑麻空此時元汪濟詩懷故鄉　故鄉蹤跡九霄霞人在天涯苦憶家塵尾已隨秋後扇筆頭空記夢中花恨無黄耳能傳信想傍青門學種瓜他日問羊亡恙不相期携手訪金華趙諷詩試院憶故鄉　歲晚西溪路誰過舊草堂苔紋侵杜礎竹色度隣墻白首光陰疾青山意緒長相思老兄弟夜夜夢還鄉陳秋嵓詩憶故鄉一首寄舅氏歐耐軒　已是悲秋更憶鄉關山迢遞楚天長鱸魚江渚西風老木彈園林白露凉八十老親無信息幾多良友自參商好從直北看南海荒草茫茫又夕陽王炎雙溪類藁以游子悲故鄉爲韻

五首　一身將百指就食家浮游清霜木葉黃弊笥無完裘平生三釜心山阿種松楸圓枘運方穿命不與己謀盥濯朱墨手清江操釣舟　擇友得石交心腹管城子可憐老而禿我窮正坐此玲瓏玉其音六學有妙理抱此爲身媒前賢恐不爾翩翩肉食飛書生懦於武　東風黃鳥鳴白露寒蟬悲去日何太短種種髮欲疎人言了婚嫁此事今何如欲耕無一廛兒女牽人衣蚤以繭自纏深念難爲娛　跣行我足傷涉世無夷路三復貝錦詩讒口古亦惡兒女附耳言譽喜訴其怒勿用驅青蠅玉質自如故　竹間有數椽讀書樂未央稻粱自爲謀風散鴻鴈行叔氏從我來季子天一方人生手足愛念之擾中腸誰不思息肩我豈樂異鄉何時一青燈夜雨同對床宋李彌遜竹溪集送邵公序還鄉序　宣城古名郡而負山帶江行者以阻四方之士大夫非職事走未嘗輒至故俗尚簡不相友事宣和壬寅僕從季氏來從茲邑始至屏居念谷不多與人還往正晝闔戶繹編帙成或熟寐通暝百不一問相翔翔自樂也賓至則謹冠履正紳笏偶坐寒温而退日雖數不敢怠間而彌月一接人亦不以岑寂自嘆既數月邵生緝者來見貌甚閑服甚野頰顴竦特眉目濯濯秀發余固奇之後累見益親出其文有典則誦其學知聞奧叩其胷中足以相表裏始與之

友於是出有與並驅居有與共席朝莫有與辨是非攷古今以講習唱酬嘯詠於閒暇也稍不與接則介然於懷若有所失矣一日謂余僕親官滿當歸而田疇未墾室廬未闢其敢以貽父兄憂請以身先且曰僕野人是行若圜鑿之赴方枘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以終吾身當世之所爲吾弗爲也余聞而愀然爲之改容曰噫余之窮于斯得子以忘其獨今去我是造物之益窮我也雖然子之行職也余不得而止子之說則不可願有以告夫學之爲王者事子其知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而必以正必由其道不幸而行蹐言沮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樂於畎畝饑且死不悔固未有誦聖人之言學其道可以行而終止者今子桐梓之拱把楸拓之三圍四圍者也不盡其材充其有以施諸人而以無用爲全獨善爲德者畫也以余之愚學不足以飾身其敢責人以所不能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嘗聞其語矣吾子勉夫 國朝劉習之退庵近藁葉貴中還鄉序 君子立身行己不求無愧於人而求無愧於己蓋愧於己即所以愧乎天愧乎天固不必刑誅罪譴吾已凜然不自容於覆載間豈必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其無愧於己者不然是故治長縲紲夫子稱其可妻如孔光胡廣之徒雖顯榮貴富君子亦無取焉凡以是非得失皆在我而不

在人也嘗怪仲弓問政夫子告之必以赦小過爲舉賢才之先豈不以用人之道有所取有所捨故二卯不棄扞城瑕瑜難以相揜弗如是雖多得賢才猶無益也今九重宵旰寤寐英賢而未始見其有餘安得進是說逆逆鱗之批庶不以寸朽棄杞梓之良不以纖瑕舍璠璵之美也天台葉貴中在先朝號稱練達以才用爲狄道長坐徵累去官曾不以纖芥見乎辭色非所謂愧於人而不愧于天愧於時而不愧於已者歟且吾聞昔張儉以黨錮亡命往投故人故人有解印綬與之俱者後世高之貴中篤朋游里閈之好推排難解紛之心雖以是受汙蒙垢曾不悔尤所謂觀過可知仁者吾意貴中是行如駃騠驌驦天脫羈羈如闘艦艨艟自放湖海莫之禁禦莫之繫維其何適如之異時青鞋布襪黃冠野服極探奇賞勝之趣於天台鴈蕩間必時有新製便風過冀無吝緘寄孫作滄螺集送程傳可還鄉序　凡人之壯也異於少之所爲其老也異於壯之所見此人情之常事理之必至也方其少而志四方也高不知有太行峨嵋險不知有足梁澧瀕言之必欲行行之必欲至豈徒心之或蔽焉亦惟其身之未試也逮夫壯而之四方也朝發於梁宋夕至乎燕越跋履山川蒙犯霜霧狐狖號其前燐火熠其後父母妻子四顧無儔而又加以風濤之悍春巨靈之

負鼎吁呼神明以脫斯須之命當是時有不心掉而氣懾耳悸而目驚慘然悲悽然傷者乎然猶卒之甘心而不畏者苟非迫於名之所趍則必疚於利之所役也至於事機之成有數功名之會無期忽忽乎白髮蒼顏駸駸乎日暮途遠夢豐邑之阡陌尋善和之故里此班定遠不能無謝玉關之思馬伏波所以卧念少游之語也是則少而有志壯而欲行老而遁思亦豈非事之固歟或者以是爲計之無聊過矣余與程君傳可少而同里長而同業目其生長尊奢被服儒素年未三十而翱翔仕轍出入風塵厭事功名更嘗世患余竊意其老於三吳也一旦語松水而別曰吾與子年且及矣四海一家煙火萬里此而不歸是豈欲富貴乎矧吾與子男女俱幼墳墓無主狐死首丘禮之大節吾計決矣子毋忘焉越明年君歸而墾田卜宅鄉之黃塘又明年訪余松之客舍言諄諄必以余歸竊伏自念平生憂患幾不能免於死者數矣思老故鄉不去墳墓宜其飲食寢興之不忘也奚必言而後喻耶今子年未及老而先余歸吾乃以貧賤而未即去作是以媿之且以誌余未嘗不依依吾土也乃序而祖其行云洪武庚戌夏五月序宋仲并浮山集代謝給假還鄉表　戀闕丹心欣奉便朝之對首丘素願獲爲故里之歸加憐擯扰之餘未使抽簪而去曾無近北積有

深慙伏念臣駑騃之資垂老彌鈍斗筲之量既滿必傾惟置散投閑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禄良切厚顔敢懷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麟之重寄筋骸可彊雖夙夜盡瘁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閟召節旋頒初侍昕朝願效芹之獻僅踰信宿頓劇負薪之憂益思納禄以弭灾亟荷疏恩而予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察愚憃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疾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恙不已俾親樂石少憩丘樊臣敢不仰銜異恩退省微分既餘齡之婉晚復舊學之荒蕪侍言華光終恐莫裨於萬一掛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范石湖大全集代樂先生還鄉上季太守書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斐然成章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說者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雖不得謂之中道而亦足以共學是以思歸而與之游聖人之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雖其狂士猶且思之使魯國而有大賢君子爲之師帥長上可以主盟吾道則孔子之歸當不待於在陳之時矣傷魯國之無斯人而下至於思其狂士亦聖人之不幸也已先某之去魯也漂流於外二十年于兹矣夫以聖人號爲忘情去魯爲未久而在陳之思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若此況於漂

流二十年一旦而來歸誠可爲客子之喜而又適遭閣下辱臨此邦可謂有賢人君子爲之師帥長上而足以主盟吾道則其今日之歸猶榮於聖人之歸魯其爲喜可勝既哉雖然凡羈旅之士久客而歸歸而遇賢主人者其喜皆猶是也何獨某邪顧某於此竊又有私喜者蓋嘗歷數此邦之人異時遭罹寇戎肝腦塗地其得免脫禍機散而四方者纔十分之三就三分之中其不餓踣槁死與流爲奴隸而能澡雪扶勵自列於冠帶之流者又三分之一而已就一分之中復得不死而當賢大夫爲政之時以其痛定之軀歸訪親隣復游故鄉如某者蓋無之而僅有焉宜其較之衆人而竊又有私喜者也復自思念方痛未定時形影相弔奉頭鼠竄去舒黃並荊郢抗章轅下九江登會稽望海門而弛擔於姑蘇其間弓刀矢石鋡天隱地草竄莽伏萬死一生之場與夫深山大川荒陬絶境警波飛石虎嗥鰐暴欬危震懾之險以至於寒不絲身飢不穀腹窮困逼迫偷生脫死之狀皆所備嘗而飽歷息肩吳門復理舊業幸得與當世英俊並游崇論欲議其於天人禍福古人成敗聖人行事是非得失之端又皆孰數淹貫於其中顧惟閣下縣邑遺民雖上壽之老垂白之叟其間有能熟於道路更於世變老於時事而閑於道理如某之不肖者抑又無幾焉竊意閣下

亦將喜某之來又非特爲某之私喜也是以攝齊叩門趨庭以請見述甚踈而意甚密交甚淺而言甚深而不自覺其狂率焉恭惟閣下以粹德懿文翱翔籍甚而此邦之政又稱愷悌誠恐一旦朝廷深知弱翁治行促鋒車以東去而鰥寡之遂失職故某稅鞅屬耳旅突未黔而遽以求見鄭諺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某者其亦可誨也乎始叙其所以喜終致其願安承教之私區區之誠如此不宣某再拜周紫之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讎郡先生文至渡淮至新息曉聞驢鳴呼婦兒起聽喜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鰐東坡之聞鐸初何以異因思頃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茫郡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何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屑涕然後知二三公之所感爲不虛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爲之休感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唯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彼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我兩忘然於此亦其殆庶幾焉者也元胡祇通祇山集鄉賢請還鄉疏異鄉樂土何如父母之邦頃蓋英游難似里閭之舊悅親戚之情話無嫌

疑之他心松揪拜掃之勤歲時伏臘桑梓敬恭之禮出入起居所以孔聖歸魯而舍齊廉頗在楚而思趙伏惟提刑紹聞吾鄉巨族奕世名卿苟非值干戈之擾攘何以致骨肉之流寓百年於此兩世他邦幸遇清時漸得隣邑祔先塋而了祖考之大葬美前業而樹旌紀之豐碑既遂孝心當復故里某等望風已有日攄素心而無由敢因雅懷敬邀高盖求田問舍具存數世之厚遺嫁女婚男自有聯姻之宿好無一不便勿貳其心老作鄉先生何必伴食而為相欝為天下士亦能直筆以庄時勿為好名遂成忘本謹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